

廣弘明集

五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唐釋道宣撰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
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
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
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
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
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
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

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
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
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
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
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稜清八表救
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
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屏
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
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
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
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
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
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
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
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
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
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
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
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

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令探頤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

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
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
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
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
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非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條

凡十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
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
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遠攝摩騰之入漢及康
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

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
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
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
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
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
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
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
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
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
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
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
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
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
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
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
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
冕克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

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
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
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叅八蜡之祭
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
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
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
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
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
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
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

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
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
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
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
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
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
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
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
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

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旣

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

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
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
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
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
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

此方矣

右辨佛
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
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
卓詭經脉孔穴之譎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

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
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
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
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
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
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
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
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
藜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
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

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

右辨周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旣同衆狃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
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
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
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
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
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右辨

毀佛
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
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
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
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
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
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
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
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
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
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
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
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

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

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
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迤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
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
罔念而作狂也

右辨比
佛妖魅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
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
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
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
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
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

三凶險一二闡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鉞之
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
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
非關尼父之失皁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
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
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淶
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
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
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

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
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
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姦回以清大
教所深願矣

右辨昔
有反僧

傅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
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
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傅子興言未達斯
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
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
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

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此乎

右辨比丘僧土泉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

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
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
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
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秦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
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
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秦伯其謂至德
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
而德全乎三讓故秦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
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
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

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
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右辨譏
毀鬚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
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
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
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
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
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
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
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右辨泥
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
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
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
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
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
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
其民者佛旣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
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
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
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
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
危亡於未兆傅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
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

讎乎

右辨有
佛政虐

傅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
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
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
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
甫而傅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

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

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爲口實矣

右辨無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

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夭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
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
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
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
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饕或禽獸而
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旣非一緒感報寔亦
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
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
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
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旣得

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
歿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
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
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
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
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
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
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
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
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

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迤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

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
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
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
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
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
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可轉
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
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
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
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無解

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
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爲
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
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
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
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
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
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
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
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

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
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
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
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
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
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恙伯寮
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
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
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

外弘不諱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
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
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
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
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
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
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
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旣
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
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

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
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
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
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
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
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
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
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
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
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

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
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
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竝
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
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
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
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
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嗣絕滅於晉
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
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

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
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
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
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
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
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
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
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
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
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

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
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
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
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
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
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
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
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

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
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
冉疾顏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
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葇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
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巨七
澤而難翦克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
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
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
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奮鋤值工輪之揮

斧此則草木之天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
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
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
之比興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
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
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
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
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
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
小乘之淺教愚駭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爲捨惡趣

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鬪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旣喻非而博言僞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旣除則

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
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
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
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
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
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
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
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
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
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

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
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
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
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哉
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
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櫂
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
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
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卽羣
有以明空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

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
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
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
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謂爲
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
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
賓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絕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
珍善惡殊途而不一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
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
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聞無見非面牆之

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立
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
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
原憲之產宋里足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
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
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雄之假稱
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
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墻之色人皆見其
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畦畦蕙芥之隙青蠅
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

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
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
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
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
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
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
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
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脫如此
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
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

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鳩毛等類泡沫而飲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蝟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

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
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
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
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
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
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
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
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
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
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

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
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邁人天豈得闕之
以寸管而喻之於擣杵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
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
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
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
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
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
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
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

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
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
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
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
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竝筋連而骨
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克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
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
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
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
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

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
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
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
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
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
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
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旣迷不
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
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崇扁鵲除
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

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
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
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
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
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
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鬼由業反則僵
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爲一棺之土壽之
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
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
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

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

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垂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
大乘而誦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閻室之無
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
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
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
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
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
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
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
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

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
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
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
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智臆而爲斷而謂善惡
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
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
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
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之十四

音釋 廣第十四

芟

音衫剪也

藜藿

藜郎低切 藿忽郭切

餒

奴罪切 餒也

噉

口改切 爽也

賑恤

賑音軫恤辛聿切 以財濟貧乏曰賑恤

抵

音帝木根抵也

粢

音資稷也 祭飯也

墉

音容

蜡

音乍年終祭神曰蜡

譎

音決詭詐也

日磳

日音密磳音低金日磳也

齷齪

齷齪於角切 齷齪急促局陘貌

媿

尺計切 配也

褻

褻博毛切 媿音

似襄媿 幽王妃

玃

虛檢切 與獫狁同

彪

必休切 彪人名

杼

直呂切 杼之持緯者

切地

隰

音習阪下濕也

邾

音朱 國名

紉

俱有切 紉察也

闕

傾彌切 闕小視也

聞

苦

切寂

睚眦

睚牛懈切 眦皆舉目相忤貌

蒂

丑邁切 蒂芥小梗也

檇

檇杙

檇音桃

杙五忽切 檇杙人名四凶之一也

崇

雖遂切 崇禍也

譙

昨焦切 譙郡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唐釋

道

宣

撰

佛德篇第三

皇覺聽命開濟在緣
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
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况於此
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
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
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
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

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
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
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
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
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
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
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
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
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
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

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
昭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
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
俗氏毋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儁哲之遺
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
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
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翻區外俄而高逝周
覽郊野四闢皇扉二鑿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

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
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禡
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禪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
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立盟釐安
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
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
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
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
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旣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
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

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往
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
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
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著者象其神寂方
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
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
不盡美旣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
拔堯孔之外犍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索以興典掇道
行之三無絡聃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外
于暘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

希夷緬邈於羲風神竒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
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
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
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竒
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
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
度與崩岑俱禿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
百靈銜哀而情悸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
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
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歿所以與聞景仰神

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旣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
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
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
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廬三傳明明釋迦
寔惟帝先應期叡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沖源
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
量哀太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
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
卽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

卷卽煙滅騰亦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
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旣弘雙翰惟典
充以瓌竒恬以易簡藏諸蘊匱寔之令善可善善因
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
生如紛霧驟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
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畿象罔不存誰與悟機
鏡心乘翰庶覲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

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
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

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竒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廻遼迴邈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竒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蕙

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
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
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
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
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卽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
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
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
黃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廻

于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
玄門洞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
藏往摹故知來惟新一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
雲構峩峩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闈通方金墉啓阿
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
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雨埋機心
甘露敦洽蘭蕙助馨化隨雲濃俗與風清歲藥消散
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琅琊沈粲芙蕖晞陽
流澄其潔藥播其香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
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夢遊方
惚恍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
觸類興清邁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
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
法鼓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趺芳蓮
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

疊疊玄輪奏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
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
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疊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
乘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
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
能仁暢玄句卽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

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
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
麤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閉首菩薩讚

閉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
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

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
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
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墮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
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沖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

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
心爲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
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
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嶠凌風振竒芳

萬佛影銘

并序○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
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

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
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恩沾九澤之惠
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
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
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罔識
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
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
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
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
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

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竒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旣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

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
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
疑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
應不同方跡絕兩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

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
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
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
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

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

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
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竒興開襟祥
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
依稀若真遇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
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
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

百憂

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
山因卽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
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

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
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
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
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
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
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
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
革心跬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

轍道世交與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
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
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翹翹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
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
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
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
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
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
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神模闢百慮之會使
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邁重劫之厚緣乃道

福兼弘真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淵于時四輩悅
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
進助者不以纖毫爲挫勸佐有彌劫之勤而操務者
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
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
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
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
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竒相暉布
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

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疊疊長縻
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
如日之明臺臺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
真風幽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
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
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

引之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
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
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
極難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畧叙
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
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
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
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
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
機將運卽神通爲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爲影跡斯

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
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
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旣轉則玄音屢
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
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
沖氣而爲靈舒重霄以迴陰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
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宏基
於一簣廓恒沙而爲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
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
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

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
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
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
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
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
有自來矣意以爲接頽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
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
思紐將絕之緒引毫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
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

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
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

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
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
洄具說佛影偏爲靈竒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
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
悅於是隨喜幽室卽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滌澗摹
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
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
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
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鷄有革
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
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
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迤邐迤邐未已轉輪在已
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
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

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
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
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
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鑿井借空傳翠激光發罔
金好冥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
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峯
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
風來過松地勢旣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
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乎
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

反路今覩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
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卽朗祛蒙惟此靈覺
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
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
免茲淪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
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

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竒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

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
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
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
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任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
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
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
白荅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

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摠
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
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
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
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
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
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
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
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
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

羣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
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旣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慎勿留空念橫使神理恣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并敕啓
三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煩
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

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
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敕
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忝謹
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旣非記謀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
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
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
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曩

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篲爰始言登永路起
滅廻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
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旻昊
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
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
無思不服義在狗物動非爲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
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
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
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
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
而不覩及像教云未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
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
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
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
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爲
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
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
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

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
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
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
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
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
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
關輔健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
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
靈應矜蠻徧富延澤以西光景歲蕤多見天山之表
有志竒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

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椽緣動必應又况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慙懃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二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漑後軍記室周捨博尋

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
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
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
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
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速記
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
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
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
案砥矢而言歸不廻違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
取於此云

列塔像神瑞迹

并序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圍內近對小識且局南洲斯則
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幾初前漢已來
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
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
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略列大唐育
王古塔來歷

越州東二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
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
似石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

八王自輦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塹遍今寺院並古
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
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
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微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
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
及

冀州

舊魏州者

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

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二面水極深
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
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
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
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
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誵律師
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
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
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鷲玉今
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二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瓦塔二層并刹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拜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

塔基從泉上涌出

云

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

上以舍覆四畔墻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

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爲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

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

初有大輪王名爲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蔑而

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在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卽位遣迎至荆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跌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

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
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
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
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
人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
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
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
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

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
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勸
以長曆大畧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

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
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
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
震山挺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
卽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
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卽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
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

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
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
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
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
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
十年敕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
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
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

其村人拗舉忽然下流徑趣跌孔卓然特立以狀聞
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像敕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
法隋初改爲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
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
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
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隋文將崩一鼻
涕出沾污于懷金薄剝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
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污曾懷方可尺許太宗外
還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

洪水汎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合巽同巽至十月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
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
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
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
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欬然東逝傾國上望
絕目方止雨晴卽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
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
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畧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

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陵波
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
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卽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
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
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
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
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
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通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文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唐武德初於秦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羣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

涼州山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

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烏形銘曰擬
鍍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主聞有瑞
迹遣工冶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
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浴引凡未深明者由
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

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而且怖超方
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
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
聖寺屢陳鍾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
斯途衆矣備
於感通記中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
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

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
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
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
而胤之銜愆縲紲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
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
除之卽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
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

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
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
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
懼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
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
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
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
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
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
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

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
春是以葑葵細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
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媯正
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
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
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相
乃宣引歸真域製茲道樹顯比金容使誓願者結因
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

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
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
盛德髣髴一隅顧而芻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摺採致佳辭味清淨仰
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
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敕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
是以三界六趣遶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
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餓宅之旣焚傷欲

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
篋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
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
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
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
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
皇帝體乾元之叡德舍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
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罩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
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
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

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於元真蕃臣燮和於
槐袞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
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曾
鏤臆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
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
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
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萃
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旣照燭於中畿
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
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

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
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
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
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
明照羣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
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
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
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
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
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

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
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
色之華壁日垂彩玉帶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
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
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雷之魔
却擔山之鬼竒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
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
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葳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
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

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
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
舜厨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
芬芳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
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旣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
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
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在藩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
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

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
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
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
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
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嗉吹脣含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已丹誠澄
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
界栴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
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
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

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
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
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
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
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
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旣擅溫文
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爨和內化
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
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
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

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
興七覺以炳照罔十智於常樂闈守奉仁宮儲欽德
暉同疊璧煥若崑瓊蓋聞高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
維城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
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
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
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
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
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
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土

善華果既垂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
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
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
醯三日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
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
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泛般若之
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
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
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
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

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颻熱風滄浪冰水暗室
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
劒鏑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刹
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
之質有險蜂虿風電之馳誠難可駐况復三相併感
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
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唯佛可恃今爲六道
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
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
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

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
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
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鳩之不死同拔劍之無傷
含生不縷轉歿自溫渭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三塗
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
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鴈窮林一聽法音卽捨
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
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

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
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
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
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
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
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

云

云仰願皇帝

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
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
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蹶而莫噬埋金坻玉毀契
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
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
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
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
藻無待審諭况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
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

云云
仰

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礚礚前星
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
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
尊猶應共惜東暎俱各西嶠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
之虛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
炬灌以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
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
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
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
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縛觀
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

臺彬彬疊疊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
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
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社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
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
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况
重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
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
撤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

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媯辰

震彩鑄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
得四無礙

夫稟閒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
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
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
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
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
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
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馱河故以尺

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
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
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
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
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
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
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
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
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

云

云願現前

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

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
有取之惑與條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
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
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
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
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二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
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
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與其八邪或

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歿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
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
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
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刹那交謝瞬息
不留東溥纔吐西崦已仄譬閔川之駛流若栖葉之
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辨
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
大王殿下舍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宿侍八恒
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
愈鑿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

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楫盛來緇素濟
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
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
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
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
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
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
非鑿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合一安能濟
世仁壽拯物貼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暉唯在

卽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
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
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
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
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
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仰願皇帝陛下景
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
洽玉燭道正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
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
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

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
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
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
扇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浹
人祇福隆禔墀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
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仰願重明累聖優然如在
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尺步衆
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睿云

衛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
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
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
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
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
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
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
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

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劒樹推險迷域開
道直指四衢闍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
覺

初夜文

王僧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歿輪鶩塵轍莫之比明暗
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虫習苦桂
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
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
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
騫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

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
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
之趨屠肆麋鹿之人膳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蚕縈
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
非險輓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
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
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
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捷斯實出世之

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

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

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

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燒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

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

四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

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

鍾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

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

疑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
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
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
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
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齋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
略拊萼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禮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
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德聲與八風而共遠
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
甘味袞服瓛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而

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音釋 廣第十五

褫直爾切解也
貿莫侯切莫易也
襪襪所宜切襪音曷
褌毛裘也褌音尾
罩孝竹

罩籠也切
諭許及切
摹莫胡切規模也
歲音威莅音利臨也
臺音尾臺音意

頡頏胡結切頡頏相上下也
閤音翰恬愉朱切恬愉安樂

也
婉紆阮切順也
蛻音稅化也
簣求位切土籠也
嵌丘街切峻險也
漉休

切水
鶚虛矯切鳥名
詖彼義切佞也
囧俱永切明也
惕他的切休惕也
滑

息徐切
胥謂相牽引也淪
昵尼質切親也
薈蔚薈烏外切蔚草木

盛尼六切慙也
負虛遠也正切
眈之間切忍切
眈田眈許乙

遍布
蕤儒佳切蕤盛貌蕤音隻基
墀音址墀音隻基
墜烏芳切美石也
榛鋤臻切木叢生

貌
惺苦回切斷音卓峴音顯切
旗音錯隼音日屬
縲縲縲力

追切黑索也
繼音薛繫也
葑音封
媽俱為切舜居瀉
拮居運切
拾取也

燮蘇協切
和也
滴以律切
啞音素
鏢吾各切
脆此芮切
易斷也

埏時連切
地際也
踉履也
抵音底
奭詩亦切
召名也
縲音厚

也
耳而志切
耳墻也
溘奄忽也
搏音符
榘音檢
切

入
仄音側
日
捷巨偃切
關
桴音浮
桴杖也
愕五各切
穀

胡谷切
縞紗也
沾音鹽
臨
桃木
桴擊鼓杖也
愕切
音

俊音愛
彷彿也
滔音他
刀切
漫也
濛似濛
音蒙
汜音落

之
處
柎音夫
華萼
緹音啼
帛丹黃色
也
德音惠
與也